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人才的选拔 是最重要的培养

■文/赵军

(一)

中国功夫尽管培养者、训练者成千上万,但是最出色的仍旧是依赖选拔的,这是因为天生万物,各依其天性成长。尊重人的个性发挥是艺术与运动种类得以迅猛而健康发展的前提。

因此我们要为各类选拔提供平台,让有天赋的功夫人才脱颖而出。

平台的搭建需要各级政府的重视,平台的维护更要有充分的社会氛围。佛山自古武术人才、功夫人才英雄辈出,那么对于电影而言,如何能够从中找出胜任功夫电影的真正人才呢?

人才的脱颖而出以中国电影为例有三种因素:

第一是时代需要,譬如《少林寺》是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需要所致,而中日交流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需要所致,这就是时代的大趋势,给了功夫演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譬如李连杰。

第二是功夫电影年深月久的沉淀,不断需要后继有人。譬如香港的功夫片,已经有了经得起市场检验的赢利模式,然后需要很多功夫演员承前继后,譬如成龙。

第三,功夫演员自身顽强的、持久的坚持努力,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而此之前的奋斗非常坎坷。直到时代和社会对于动作片找到了一种重新解读,譬如吴京。

现在对于中国电影行业来说,第三种最值得我们关注与期待,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课题正在为我们各种类型的影片铺开崭新的平台,也注入了新鲜的启示。

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电影各种类型的新解读的伟大时代。

(二)

现在我们看看如何搭建好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平台,营造出人才成长的环境。在这个环节上本文也提出三个构想:

第一,应该是鼓励更多的人拍摄功夫动作电影。别的省市我们不说,广东、佛山历来是南派武术的热土,而武术是中华文化底蕴深藏的宝藏。香港电影最辉煌的一是警匪片,一是功夫动作片。它们并没有拍到头了,也不会拍到头。只要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光大没有终止的一日,功夫电影就没有拍完的一天。

鼓励多拍功夫动作片就要给予弘扬中华文化的创作以更多的支持,让喜欢拍摄功夫动作电影的投资者在资金、税收、场景租用、剧本研讨、衍生品开发等等上得到帮助。本地的功夫动作电影的小型影展每年多进行数次,现在器材已经越来越方便,但是摄制人才的培养上需要时日。只要我们把功夫动作电影作为佛山、广东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来经营,一切付出就都师出有名。

一个地区一年当中要出品多少功夫类型的电影才能够形成风气和环境呢?我以为为一般影片不应该少于五部,而重要的作品必须年年都出现。蔚然成风才能激励人才,蒸蒸日上才会发现人才,而百舸争流才能够锻造人才,持之以恆才能让人才成为大师。

第二,鼓励更多的民间游资尝试拍摄功夫动作电影是营造良好的出品环境并选拔、塑造人才的捷径。政府的作用在于政策引导,而民间的市场化运营配合着政府的支持效果才会更好。

高手在民间,武术和功夫动作的高手也在民间。佛山、广东是经济的热土,也是多元化文化生长的热土,其中武术功夫文化久盛不衰。民间的各种比赛和试镜都可能让人才显示出,一场高质量的武术赛事也会吸引众多的影视投资人。

佛山有很多武术类的学校,民间的赛事可以与学校之间开展校际的交流,譬如佛山武术学校比武赛事,分为不同年龄的、师生各自的、不同武术种类的。荣誉是最初级的鼓励,比试是最持久的激励,灌输以文明、

道德、影视用途等,能够帮助人才的成熟与成长。

民间的活动要有管理,其中着重在守法和文明,因此所有的赛事都应该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由有德望的尊者主持活动的规则制定,由政府主导的监督部门主持活动机构的成立和打理。

第三,最终还是要拍出高质量、市场影响大的电影。一部好电影对于整个地区和所有年轻人、所有投资人、所有从业者的影响都会是巨大的。

(三)

我们愿意为佛山的功夫动作电影事业奉献绵薄之力,希望大家能够潜下心来,认真研究当代武侠电影的新方向,在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武术和电影的灵魂和方向在哪里?佛山和广东的武术与电影的魂在哪里?

有两种因素会持续影响本地的人才涌现,一是名导演与电影活动经常出现在当地,一是经常有各种文化盛事与武术功夫相关以吸引年轻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信息是要传播出去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有一个吸引香港和内地的著名导演每年来佛山、广东的计划,不断地做,不断地与佛山电影的投资者与制作者交流。

每年的武术功夫影展当然是一段好节奏,但是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就要敲定交流合作的每年规划,要做好电影出品的委员会机构,紧紧地祝愿落实到每年出一、两部优秀电影的行动上。

除了上述已经比较成熟的意见之外,我在此最后提出两个有操作性的建议。佛山的领导要爱佛山,佛山的领导要爱佛山的历史,因此爱佛山的人文传统。佛山的领导因此要爱那些爱佛山人文传统的人,譬如功夫动作明星和本地的功夫动作爱好者,年长的和年轻的功夫动作爱好者们。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想每一年在举办功夫动作赛事的时候,佛山的领导一定要亲自出面给获奖的选拔出来的人才颁奖,而且要给广东省的电影行业协会推荐出任功夫动作电影的演员。我们把这个选拔活动作为民间与官方共同参与的活动,更作为扶植地方健康、向上、文明的活动加以大力支持。

荣誉是一种健康向上、传承传统的活动的灵魂。而荣誉来自社会的各级鼓励,只要出类拔萃,只要被电影行业认可,只要在电影中崭露头角的,就要视作佛山的骄傲与光荣。所以,这些活动领导就一定要出面。

其次,对于功夫动作人才而言,德艺双馨至为重要。首先是在全佛山宣扬继承中华武术传统的文化与文明的精神价值。我们的功夫动作电影演员都应该是德艺双馨的人才。海灯法师在世的时候曾经在自己的回忆中说到:能够以自己的毕生继承这样一份遗产,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海灯法师成为全球赫赫有名的武术泰斗,首先在于他的德,这就是德高望重。

在一切功夫和动作之上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在一个有着普世价值的练武者心中,永远都知道哪里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地方。如果说练功场会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地方,那是因为练功当中他同时感悟到人生最大的快乐,感悟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

因此我们还要在每年的选拔赛中同时选拔佛山武林界中德高望重的人士,选拔武德兼修的年轻才俊。在所有功夫动作人才选拔中都要把德放在不可忽略的位置,订出评定的标准。山高人为峰,武高德为魂。佛山出的是有武德的人才,出的是有德望的功夫动作豪杰。

电影也一样,中国的电影武木明星,从李小龙开始,每一代都遵循着这样的传统、品格、意志。这也是中国武侠功夫电影的骄傲与传承。其中有电影之道,也有武学之道,更有人之道。祝福佛山功夫动作电影大放异彩,祝福佛山功夫动作人才辈出英雄,德望满青山。

《只有芸知道》： 在时间里简单地存在

■文/王凡

的复杂心境。冯导整个导演转型过程表现出的情感内化趋势、生命能量提升趋势和生命时间减少趋势,这三股力量凝聚到影片《只有芸知道》里就是:美好中带有遗憾,甜蜜里透着苦涩。

这部电影本体故事的15年叙事时间的设定以及期间发生的人、事、物,是冯小刚导演自己生命时间最大限度的投射,也是一次在时间里的简单存在,简单到不去那么在意与观众互动的技巧,不去那么把功夫用到编织一个容易让观众接受和信服的故事建构上。

但是,如果冯小刚导演之所以这次放弃了他一贯擅长的“观众互动技巧”和“故事编织能力”,是因为“本片改编自真人真事”这个似乎是最有力的宣传语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评论禁区般的原因的话,其实作为国内资深导演,冯导一定是很清楚,如何“改编”才是关键。

真人真事也罢,第一人称倒序也罢,反复闪回也罢,要达到“好看”和“感人”这两个电影基本标准要求,影片《只有芸知道》还是在表面上看着“无所谓”的姿态之下,下了一些其它的功夫,例如用尽全力地使用了大量的风景镜头、满满的背景音乐和反复的闪回段落,来完成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和导演自我人生情怀的追求。可以想象本片的剪辑过程不是那么轻松。

作为制片人和编剧之一,冯小刚导演把身边工作搭档和好友张述的亲身爱情故事作为原型,来改编故事,这样的决策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从制片的角度,决定做这个项目,冯导肯定是相信它有点卖点。据编剧张翎表述:“这部

影片是我跟导演和张述一起写的。导演在故事架构方面给了非常大的支持,张述则是在细节上面做了非常多的补充,然后我是把情绪和文字落实下来的那个人。”他(她)们在创作之初就明确了一个原则,编剧张翎说:“在一些重大故事节点上必须保持真实,比方说两个人的移民经历、开餐馆、收留流浪狗Blue和女招待的友情,然后大火烧了这个餐馆、罗洋生病故去,张述带着她的骨灰,一路送到她生前希望去的地方,像这些重大节点,都与真实生活保持一致。中间的连接、铺垫部分,有时候需要虚构,我们尽量把握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

无论是浓度国际热片《82年生的金智英》和《婚姻故事》切中了婚姻真实的痛点,还是纪录片《人生的果实》、纪录片《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以及纪录片《四个春天》,表现平静生活的感人,它们都是自然的、真诚的和有力量量的。相比,电影《只有芸知道》男女主人公(不代表原型夫妇)的爱情故事并没有那么“相濡以沫”,也并没有那么“刻骨铭心”。

影片给我还是留有几点疑问:1,隋东风和罗芸的感情真是美好的典型吗?东风一头扎进去,一劲儿地全力爱,却一下子被抽空。罗芸对东风一开始就缺乏信任感和坦诚。由于自小病弱所以没有安全感,这个理由还是不足以支撑她在婚内隐瞒病情15年。如果她只能陪东风走一段,更应该全身心相对,让对方知晓实情。况且开餐馆是一个很累的行业,想必两人不止一次地面对过罗芸身体不适的突发情况,那么多次罗芸都回避真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丈夫的不坦诚,虽然是不

得已和出于善意。2,罗芸去世后,东风在她家人口中才得知罗芸病情真相,看到这里,我有一丝感觉,这不是浪漫,反而觉得有一种恐惧。至少片中给出的那些理由没有说服我相信罗芸的爱含有利他性。东风在妻子病逝后需要独自消化那段爱的岁月很久,其中的不完整和不敞亮,或许给他会有莫名的伤痛吧。3,虽然赌博定婚姻的荒唐行为或许带有在无常生命面前的超然态度或者面对死亡的赌博心理,但是还是比较难撑起罗芸对东风有深爱的理由。另外影片提供的一些点,例如初次见面吹长笛、为车位打架、送护手霜、给家里电话,来推进罗芸决定嫁给东风的矛盾心理,我觉得也有些不准确和不动人。可能这样的处理,给这段婚姻和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铺垫了不公平、不尊重和真实的基调。4,极光许愿烧饭馆,这种负面能量,让我觉得罗芸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直到因饭店起火毁于一旦,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房子离开时,她还是对东风隐瞒,而去选择告诉招待员朋友在她死后转告东风自己对极光许愿的忏悔。看到了这里,我基本对罗芸这个人物完全没有了认同感。她的不坦诚在这里多少已转变成了过于看重自我的拧巴。影片将她和门前顽强存活的大树相比,或许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吧,是否贴切,见仁见智。

不管我有怎样的疑问,还是在看完首映后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影片,因为它是一部温暖之作。观众或许会对中年丧偶的无常,漂泊他乡的无奈和海外打拼的艰辛产生共鸣。还有Blue,这条流浪狗安乐死的那场,我掉了泪。

《误杀》： “旧瓶装新酒”的工艺样板

■文/虞晓

体。正如学者张颐武所评价的,影片的力量就在于其完整的精彩的故事里的那种人的生命不能须臾离开的感情和欲望的要素的呈现……这是这部电影始终能够让观众投入其中的地方。

共情让原产于印度的《误杀》从故事层面具有了中国气质,导演柯汶利的镜头语言,更进一步增强了类型电影的观影快感。他在访谈中说,快速的剪辑节奏和镜头调度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唐人街探案》风格。这在“赛场拳击”和“仓库误杀”两个场景的交叉剪辑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画面切换的频率与情节的紧张程度配合无间,一切又在倒地时戛然而止。

柯汶利在《误杀》中,沿用了他擅长的以光影刻画人物情感的用镜形式。拉镜头逼小女儿安安的一场戏,俯拍镜头和一步步遮挡光亮的阴影,形象地表达出了孩子的无助和即将降临的厄运。滂沱大雨中墓地掘尸的场景、高透摄影拉长的银幕动作时间、慢镜头中的雨滴极富质感、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不是通过演员的神态与动作来表达,而是在动与静的对照中,有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力量感。

《误杀》也是有着“迷影情节”的电影,故事肯定了电影对于人生的价值,对经典影片的致敬和调用多处出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在开头和结尾以相同的镜头,所形成的结构上的闭环和意义上的开放。犯罪侦探片的观众以男性人群为主,对于影迷

经历。影片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华人众多的东南亚“赛国”小镇,使这个“脱罪”的侦探犯罪故事既有着完整的类型要素,又有着与国内观众相近的文化心理背景。李维杰与原作中的主人公维杰不同,后者是一个常见于印度社会的中产阶级“大”男人,忙于看电影和做生意,少有回家。李维杰被改塑为一心顾家、为生活而奔波的小人物,他聪明善良,肯为无辜者出谋划策,也节俭克制,舍不得为自己买一罐啤酒。妻子阿玉(谭卓饰)则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夫妻俩既抱怨着教育费用的高昂,又无奈于成年孩子的逆反和隔阂,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在女儿的名字中寄托着对生活的希望——平平安安。家是中国人情感的核心所在,当权贵的侵害骤然降临,站在妻小之前保护家庭的李维杰,自然会获得观众的共情与认同。

改编中对中国式情感的强化,同样也应用于对手拉棍身上。她既是强势精干的警察局长,也是丈夫面前恭顺的妻子,更是宠溺无度、爱子如命的母亲,三位一体的角色构成了影片中最复杂和丰满的形象,为拉棍的行为赋予了充分的情感动机。陈冲用精湛准确的表演诠释了这个人物的,她具备日本“居酒屋”文化的中国内地,同样也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可。

《误杀》的主线故事借用了原作,讲述资深警迷李维杰(肖央饰)为了保护女儿,用电影里学来的反侦察手法,和滥用权力的警方高官拉棍(陈冲饰)斗智斗勇的

翻拍片在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上并不鲜见,仅今年就有《“大”人物》、《小小的愿望》、《深夜食堂》等多部影片陆续进入院线。但翻拍是一把双刃剑,借力于前作的内容创意,在带来人气关注、话题资源和更为安全的资本回报的同时,也承受着观众更为苛刻的对比、审视和评价,因此翻拍片往往难以摆脱“不如原作”的宿命。以此为背景,岁末上映的《误杀》可谓让人惊喜的“例外”,这部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的影片,以口碑和票房双丰收成为了市场的黑马,也为“旧瓶装新酒”的翻拍提供了值得探讨的工艺样板。

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电影故事,对舶来的内容创意进行再加工,成为符合中国观众观影习惯和心理诉求的本土化改编。例如《老手》在韩国是年度票房冠军,犯罪悬疑也是有着稳定市场和忠实拥趸的类型题材,但翻拍的《“大”人物》在国内市场反响平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并没有韩国那样的“财阀经济”和与之伴生的社会之恶,制度性的差异导致翻拍后情节的冲突烈度大打折扣。翻拍自日本同名电影的《深夜食堂》,在并不具备日本“居酒屋”文化的中国内地,同样也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可。

《误杀》的主线故事借用了原作,讲述资深警迷李维杰(肖央饰)为了保护女儿,用电影里学来的反侦察手法,和滥用权力的警方高官拉棍(陈冲饰)斗智斗勇的

而言,观影本身所带来的“爽”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误杀》故事在改编中原创的不只是叙事节奏和镜头语言,更涉及影片的主题表达。如果说原作塑造的是神话般的个人英雄,他以以一己之力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那么《误杀》中的李维杰,则是“人化”的父亲,他可以瞒过警察的调查,但最终要低头于自己的良心和戒律。这让主人公的身上,有了一定程度中国传统价值中求“道”的意义。

相较原作,《误杀》有着更为突出的情怀和格局,李维杰和他的对手拉棍,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设计,跳出了那不正胜的叙事窠臼,而带有了某种人性写实的况味。正如最后的采访中,不知情的人面对镜头讲述着善与恶,而真正亲历事件的好友阿叔(秦沛饰)却只是笑而无语。虽然影片中触及的社会现实和人性议题并未深入,但这份暧昧与多义,让这部类型电影平添了艺术气息。

从叙事掌控、情感表达、镜头语言到主题呈现,《误杀》可以看做是基于原作创意内容的全新创作。影片本土化改编的成就,是在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文化心理和观赏习惯的基础上,在“爽”的商业范畴、“逻辑”的技术范畴和创作者的风格表达表达之间实现了良好的平衡。在创意资源日渐昂贵的当下电影市场,翻拍片必将越来越多出现在银幕之上,《误杀》无疑具有长久的借鉴意义。